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虞初新志

清張山來著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米記小記

庚子年
正月初
新志
第五
卷

虞初新志卷十六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藏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豁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為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水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為圍棊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嘆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棊局其一作十圓圍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

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為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眾賓客至訪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烟眾大笑因詢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眾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眾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為山水樓閣或為人物或為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眾客咸以為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荊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薊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

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特告其家羽輒騰踰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為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為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為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我開口便為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個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腳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尼主人悼惋命解絛瘞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個出籠計附記於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

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散面赤髭髯。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予先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勅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為。即移疾歸。先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即懇散面赤髭者。為我洩憤矣。尚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畧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姬鵠舂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

選士以備用耳。若臃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海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齶聲與雷聲響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眾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榼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命取他席上榼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棣盃，盃盃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投輿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門墜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敲北窗以首枕窗而臥。

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為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姬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特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姬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謬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

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紹孫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閭而問之。

曲周際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卧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為龍火。焚金鐵為佛火。焚人之火。是為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先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熾。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於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于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祿廟事矣。○某道人坐功久。忽然大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為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啟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為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支倚則仆地。衣具袖為觀美。領不紉。纈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為諸生。今且貶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畫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此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為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為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為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為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為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閨閫。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為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為法矣。

江州黎槐曾為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

入野祠雷隨入。歲碑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為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搏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入遠去。格闕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天。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為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減齋先生與先君子為莫逆交。予少時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澹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陰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

既曲拳和南面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為數五百蒲團竹笠茶盃荷葉餅鉢經卷畢
其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狻猊狻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憲淨几息心
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締褐而神情風
致各蕭散於松栢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
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
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
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
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
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璠言吳中人業此者
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
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夫之流蠢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
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為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
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為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
瑚木為飾而囊諸古錦更書答汝璠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張山來日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持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宋起鳳索庵

李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均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顛其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為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院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茗飲也艤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為六各殊致殊意且並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繡經而唐微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

馬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為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 遷甫

張南邨。名愬。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瑛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為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即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錫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蘊孟粥鉢。究然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成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雪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即為伴侶。窮幽造深。飲泉摘果。即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為恨。若

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柿為記采樹葉題詩以為常南邨為人坦夷近情不為矯激之言不為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至乏食垢衣敝襖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即甚湫隘囂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即熟睡無輾轉不寐之時益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懷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胠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嘗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為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局力宏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

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筠止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為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去。裹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剋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束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為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予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為介。得以把臂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減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為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為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嗔急。索畫曰。尚未。疑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

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畧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
睡字為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
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為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
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去務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銹溢兩面
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
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
即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非五金
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為大言曰公等誤矣吾嘗市語舉大數以為言
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
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並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
後言公幸告我此為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于時觀者漸眾使客乃舉五十